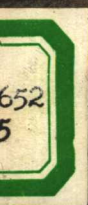


房果大
辽宁大学出版社

東 歐 萬 里 行



44.652
C595

44.652
C595

838911-13

3

流通3清

萬里行

沈心畹題



房果大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年·沈阳



责任编辑 李文禄
封面设计 韩晓曼
责任校对 梅 萱

东 欧 万 里 行

房果大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5.5 字数: 90 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5610-0607-1

Z·13 定价: 1.95元

写在前面

一九八七年春，我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外联局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委托，按中苏、中捷、中保文化交流协定，率领辽宁省青年京剧团到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友好的访问演出。我们一行五十人，三月二十五日由首都出发，五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历时六十一天，行程二万八千四百六十四公里，共访了莫斯科、维尔纽斯、明斯克、布拉格、布拉底斯拉伐、索菲亚等十二个城市，演出二十七场，观众达三万多人。

很久以来，我就想亲眼看一看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接触一下那里的人民，饱览一下那里的山川名胜，欣赏一下那异国的风光……今春，这一切总算如愿以偿了！这六十一个日日夜夜，实在是饱了眼福，也饱了耳福。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万多公里的旅程，真真是铺满友谊和鲜花的旅程。

现在，我大体按时间的进程，把我在这三国的土地上所采摘到的尚带着新鲜泥土和晶莹露珠的芳

草和鲜花，奉献到亲爱的读者（尤其那些没有到过东欧的读者）的面前。

让我们共同来分享这快慰吧！

让我们共同来品味它们的芬芳吧！

作 者 1987年盛夏于沈阳鲁园寓所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捷足先登的萨温科夫.....	1
离开北京.....	5
国门二连.....	7
蒙古所见.....	10
乌兰巴托即景.....	14
在纳乌斯基出了大笑话.....	16
在林海里穿行.....	19
贝加尔湖冥想.....	22
异国亲情.....	25
到达莫斯科.....	28
俄罗斯饭店里的西餐.....	31
莫斯科记者招待会.....	35
深夜造访的留苏研究生.....	39
在莫斯科的首场演出.....	42
和毛泽东握手的尼古拉.....	45
参观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47
难忘的联欢.....	50
格林卡音乐中心博物馆.....	53

明斯克的居民新区·····	57
纪念民族诗人的夏日节·····	60
哈顿村参观记·····	63
在苏联演员家里作客·····	67
异国知音·····	72
一次友好的会见·····	74
别具一格的立陶宛歌舞剧院·····	77
十四世纪教堂的传说·····	80
德拉盖——立陶宛的第一个古都·····	82
当观众进入剧场以后·····	85
一位爱上了中国演员的俄罗斯姑娘·····	88
在立陶宛听摇滚乐·····	90
中国驻捷大使一席谈·····	92
莫斯科——布拉底斯拉伐·····	95
娃河岸边的花城——别什佳尼·····	99
东欧墓地一瞥·····	103
意外的款待·····	105
复活节在东欧·····	110
东欧的休息日·····	112
总统府楼上的白旗·····	115
何里纳后台找团长·····	117
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	120
伏契科娃和蒋承俊·····	124
五月的布拉格·····	129
布拉格——索菲亚·····	132

一场不寻常的演出.....	135
保加利亚老人的“小品”.....	139
奇特的讣告.....	141
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的家乡.....	143
一位保加利亚姑娘的恋情.....	146
欧洲人和太阳.....	150
参拜列宁墓.....	153
我们的新朋友——克雷洛夫.....	159
月台深情.....	162
“你们轰动了苏联”.....	164
后记.....	166

捷足先登的萨温科夫

我们是三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的，住在东四附近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排演场招待所。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进行出国前的准备。正当我们在房间里设计着如何搞好演出，如何接待好这三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中国对外演出公司通知我们：“苏联《消息报》驻北京记者尤·里·萨温科夫明天要来采访。”老实说，我们全团行色匆匆，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因为我们尚未启程，怎能考虑接待来访的外国记者呢？！这位苏联记者真可谓闻风而动，捷足先登了！他真不愧是《消息报》记者，果然能捕捉消息。

我记得他是在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半来到排演场的，这时演员们正在舞台上练功，你看：踢腿、弯腰、走台步，或蹦或跳，且唱且舞，抛枪弄刀，耍剑甩袖，好一派出征前的欢闹景象。

因为他是来了解演出方面情况的，所以我请我们团副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戏剧学校校长张文明同志出面接待。这时我团副秘书长兼俄文翻译张有深同志也正好在场。我是在后一段时间才参加了他的采访。

因为招待所没有小会议室，所以，只好在我和张文明同志住的305房间接待客人。我们没有做什么物质方面的准备，只是清茶一杯。当我们来到了这三个国家后才知道，中国茶在这些国家是颇受欢迎、久享盛名的，中国茶是他们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因为他们喝的多是印度茶，苦得很，也粗糙得很。他们都把中国茶奉为上品，都以能喝上一杯真正的中国茶为荣。可惜在我们携带的礼品箱内竟没有一包中国茶叶，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还是很惬意的，简直是一见如故。文明同志边说边做，谈笑风生，他对中国这一古老的艺术品种从唱、做、念、打这几个基本功上进行了仔细的讲解，很有启蒙性质。萨温科夫听得眉飞色舞，如醉如痴。

萨温科夫问及了京剧的过去、现在，也探讨了中国京剧的未来。他还特别问到了我们的京剧天才演员是如何培养的，如何练功的。他还问到了中国京剧的流派，问到了这次访演所带的剧目情况。对所有这些，文明同志都一一作答。文明同志脱口而出的许多京剧术语、行话，实在很难用俄语翻出，幸亏我们的女翻译事先作了些语汇上的准备，再加上萨温科夫也会些汉语，就这样俄、汉语兼用，边说边写，谈得饶有兴味。

采访的后一段时间，又请来了我们团的两位女主演：一个是一九八六年度“梅花奖”获得者、《穆桂英下山破阵》中的穆桂英扮演者王玉兰，一个是《虹桥赠珠》中鲤鱼仙子的扮演者薛俊秋。

萨温科夫亲切地同他们握手相见，对他们即将踏上苏联国土去演出表示了热诚的欢迎。我看得出，若不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若不是拘于中国的民族习惯，他一定

会上前拥抱、亲吻这两位漂亮的女演员。

萨温科夫问他们二人是什么时候爱上了京剧的。王玉兰说是从七、八岁时开始，由于常听收音机里播送革命现代京戏，渐渐对京戏发生了兴趣。接着又问王玉兰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艺术道路？王玉兰答：“出于对中国古老艺术的热爱，还有环境的影响。”又问王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王玉兰说：“他们都是工厂里的中层干部。”

萨温科夫又转过头来问薛俊秋这些问题，薛做了近似的回答。不同的是，薛的父母都是农民，她家住在农村。

又问他们俩都喜欢哪一位京剧艺术大师？他们异口同声、不约而同地说：“梅兰芳。”又问他们都到过哪些国家演出？王玉兰回答：“我到过芬兰、挪威、西德、葡萄牙、法国。”

大约在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才结束了采访。萨温科夫告辞前赠给了我们在场者每人一张彩色画片，画面是苏联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画片的标题是《МОСКВА》（莫斯科）。王玉兰反映得很机敏，她除了连声道谢之外，又深情地、骄傲地向记者说：“我将亲眼看到她——红场、克里姆林宫……”萨温科夫笑了，他笑我们的女主演聪明过人。

当萨温科夫得知我们到莫斯科的首演日期时，他深情地说：“好极了，你们在莫斯科首演的日子，正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将写信给女儿，叫她一定去看你们的戏！”

我真羡慕这位苏联记者的丰富感情，他竟能清楚地记得他女儿的生日，我这个做父亲的实在自愧不如，我经常记不起妻子、儿女的生日，连自己的也常常忘记……

萨温科夫告辞了，我们从楼上陪他下来，一直送他到排演场楼外，记得他是搭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轿车走的。车走

了很远他还在向我们招手致意。

一个萨温科夫的来访，在我们每个演职员的心海里却荡起了友谊的波涛。是啊，我们虽还没有踏上苏联的国土，可是，我们已经提前见到了友好的苏联同志、苏联朋友，已经触摸到了苏联人民那滚烫的心！

这天夜里，我们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一个铺满友谊、鲜花的旅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离开北京

三月二十五日早七点四十分，我们一行五十人乘坐“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从北京站徐徐开动，啊，我们的出访行程已经开始了！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站在月台上送行的人们还身着呢子大衣，紧紧地围着毛围巾。此刻正站在月台上向我们招手的有：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党允武同志，派出所代表孙彩玲同志，还有张有深同志的丈夫、儿子，我团外事秘书张华同志的妻子……他们高高地扬起手臂，深情地望着这远行的列车，眼里都闪着激动的泪花。

是啊，随着时光的流逝，世界上的年代已经是一九八七年，从五十年代中国老一代京剧艺术家访问苏联算起，我们的京剧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和苏联观众见面了。如今，他们的中青年一代对我国京剧已经很陌生了。此行访演是否会受到苏联观众的欢迎？能不能获得五十年代那样的轰动？等等，这都是萦绕在我们脑际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令人感到兴奋的是，中国京剧演员毕竟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是在这“三月东风吹雪消”的大好春光里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访

演了，这实在是中苏、中捷、中保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送行者的身影模糊了，列车也跑得更快了，可是还是不能开足马力地飞驰，因为车出北京后一直在燕山山脉上爬行。

车至居庸关，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跳入车窗，有的地段，长城犹如就在我们的头顶。和我们同车的许多外国朋友，兴奋地挤到车窗旁向外张望。其实，他们漂洋过海来中国旅游、访问，肯定是已经游过八达岭、看到山海关了，可是，他们再次见到长城，还是这般地兴奋。有几位隔着车窗扬起了照相机，在抢拍这壮丽的图景。他们雀跃般地、兴致勃勃地议论着长城，指点着长城。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长城建造者的后代，特别是象我们这些即将踏上他国土地的中国人，实在是感到无比的骄傲，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深知，这些外国朋友，那是在赞叹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在赞叹着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在赞叹着中国文化的古老……

当他们听说我们辽宁省青年京剧团是要去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访问演出时，都表示祝贺，都啧啧称赞。其中有几位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也能到他们的祖国去演出。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去的，一定会去的，即使我们团去不了，也会有别的团要去的。

国门二连

三月二十五日晚八点三十分，火车抵达我们的国门——二连。因为这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根本看不清整个边城的轮廓，所以，对二连市本身，我实在描绘不出什么。

列车在这里要停留两个多小时，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把中国餐车甩下，等到蒙古境内要换上蒙古餐车；要把中国车头甩下，换上蒙古车头；因为车到蒙古走的是宽轨，所以，在这里还要把我们的窄轨甩下，换上宽轨；海关部门还要进行签证、验关。

当二连海关知道我们是辽宁省青年京剧团并且要去苏、捷、保访演时，他们热情邀请我们到站里去为旅客演出，他们也可以先睹为快。当然也是为了给这静静的海关带来一派欢腾的气氛。我们团部人员经过商量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当我们步入车站候车室时，许多外国旅客也都聚集到这里，有的到银行存款（中国货币不准带出境外，所以都要存在这里），有的到邮局去寄信，有的到休息室去休息，有的在候车室里倘佯。只要你抬头望望这些旅客的肤色、眼睛、头发，你就可以发现，这二连车站可真是一个国际大家庭。

有日本人、朝鲜人、苏联人、蒙古人、希腊人、芬兰人、美国人、英国人……

在海关人员的主持下，我们的京剧演唱会开始了。因为道具都在行李车上拿不出来，只有琴师李刚手中有把大家练嗓子的京胡，这算是今晚唯一的乐器了。当然更无法化妆。

女主演王玉兰率先为旅客们演唱，她唱的《苏三起解》的一段唱。她的不着装的演出，也同样为观众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接着有老旦演员门丽杰、青衣花旦演员高月琴为大家演唱，他们都赢得了中外观众的一阵阵掌声。

为了展示我们的阵容，还叫年仅十七岁的武生赵辉（《醉打山门》中鲁智深的扮演者）专门为大家表演腿功。他的腿功堪称一绝。去秋在香港演出，他曾被香港报界誉为“天下第一腿”，许多报纸都报道并评论过他的腿功，发过不少张特写照片。他的表演果然使许多观众的精神为之一振，真使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人们都被这不似杂技、胜似杂技的武功所深深吸引。因为没有地毯，所以，有些动作还难以表演，只能是点到为止了。

李刚同志的一把胡琴，也使听者为之赞叹不已。他是我们辽宁的著名琴师，他在国内的中青年琴师中，也属佼佼者。在香港演出，有许多观众是专门为他的伴奏音乐而热烈鼓掌的。在这二连的小小演唱会上，观众也是连连叫好！

更巧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学院院长、我国著名导演徐晓钟同志也在观众的行列之中。因为他是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戏剧教育会议的。晓钟同志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看上去和蔼可亲又干练异常，是留学苏联的，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我们演出结束时，他主动地走到王玉兰面前，问：“你是王玉兰？”王玉兰茫然地同

这位戏剧家、教育家握手。我赶忙向王玉兰介绍了晓钟同志的身份，王玉兰喜出望外。这时晓钟同志风趣地说：“在北京的‘梅花奖’评选会上，我投了你的票，你的票当时很多，可是我还没见过你，更没看到你的戏，没想到在二连相见，在国门前看了你的演出……很好，我很高兴！”

这时，休息厅里放出了悠扬的舞蹈乐曲，演员们纷纷下场，同中外旅客翩翩起舞。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一位老生演员在和一位澳大利亚老太太跳，别看她比我们演员大上二十岁，可跳得还蛮起劲、蛮高兴。

小小的二连车站，在这早春二月的凉夜里沸腾了，洋溢着欢乐，飘洒着友情，啊，这不只是庄严的国门，也是各国人民交友的窗口，友谊的桥梁。

娱乐活动结束了，演员们陆续涌到了小小的邮局服务室里。有的在国门写信，有的在这里发出在列车出境前已经写好了的信，有的在购买邮票，预备从国外通过使馆同志给家里寄信。噢，五颜六色的信笺，纷纷投入绿色的邮筒之中，它们几天后将会带着远行亲人的体温投进妻子的怀抱，恋人的手中，父母师友兄妹的手中……几乎每个人都在这里发出了真正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封信。我也受到青年人的感染，匆匆地写就了一封给妻子的辞行信。

是的，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再见了，同志！在这国门前喊一声“再见”，实在是别有一番味道，别有一番深情……